



周艾乃倫
著

紫蓮之歌

我坐在樹下讀我的《戀人絮語》，紫色的蓮花池，像飄浮的夢，
粉紅色的雞蛋令人想到天女之花雨，空氣中有蒸熱的水氣，
這裡是南洋海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九歌文庫 (764)

紫蓮之歌

作者：周 芬 伶

發行人：蔡 文 甫

責任編輯：胡 琬 瑜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印刷所：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版：2006（民國95）年10月10日

定 價：240元

ISBN 957-444-343-4

Printed in Taiwan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紫蓮之歌／周芬伶著 — 初版.—臺北市：
九歌，民95

面：公分。 —（九歌文庫；764）

ISBN 957-444-343-4 （平裝）

855

95016512



周芳伶
著

紫蓮之歌

目錄

PART



【中文系女生】

- 中文系女生／011
- 中文的十二堂課／014
- 叛逆與順服／017
- 霹靂教授與麻辣學生／020
- 才女與嫌妻／023
- 潛水鐘與蝴蝶的對話／026
- 作家的死亡功課／029
- 從高雅到俗辣／032
- 新美麗主義／035
- 透明太透明／038
- 乾 燥／041

大 暑／044

憂鬱地圖／047

明信片情事／050

我們的斷背山／053

PART



【甜爛年代】

如果你有A B型兒子／059

像我這樣的A型女子／063

我的O型女友／066

當B型男碰上A型女／069

長出一張臉／072

電車男與白目女／075

凱莉醫生相親記／078

白色心靈／081

血色菲律賓／084

最難纏的讀者／087

男朋友習作／091

甜爛年代／094

厭古與尚古／097

誰不戀物／100

潮濕／103

凱莉／106

月半青春／109

瓷仔／112

旅遊病／115

過個科威特年／118

【韓流來襲】

韓文的十二堂課／123

讀中文系的韓國女孩／127

歐爸與A妹／129

女人化妝／132

君不吃／135

口腔期與肛門期／138

恍如嬰孩／141

誰發明印刷術／144

陽光盛大的城市／147

被扭曲的李文烈／150

千年之謎／153

海上瓷路／156

【南方又南】

夜市仔／161

黃皮膚白面具／166

更 南／169

懶散的理由／173

黑夜童心／176

煙燻藍／179

盡情低俗／182

寫作之最惡／184

姑婆民國史／187

嘆十聲／190

南方又南／194

紫蓮之歌／197

前進泰國／2000

未竟的旅程／2003

東南亞想像／2006

寫專欄運動（後記）／2009

P A R T

中文系女生



中文系女生

三十年前當我提著一皮箱新做的衣服到政大報到時，看到校門口就想搭原車回家，那比我小學的校門口還小還破，無奈讀台大的姊姊押著我不能跑，一個尚無性別意識的童女闖進性別大觀園，那是一個殺戮戰場。

東語系同學以台北人居多，女生一個比一個漂亮，又會打扮，她們穿火紅超短迷你裙，足蹬火紅高跟鞋，有的作嬉皮打扮，戴畫家帽，都市性時髦，我的土產衣裝在其中十分突出，鄉下沒有賣成衣，那箱新衣都是嬸婆親手裁製，規模跟辦嫁妝差不多，整整做了三個月，小花大花各式圓裙，記得領子上還有蝴蝶結，再繫個腰帶，比村姑更像村姑，那一整年我的心情比木柵的天空還灰。

有一天，女舍大廳貼了一張「東語系十大美女排行榜」，是男生夜裡偷貼的，讓我

連作好幾天惡夢，這不是我想要的大學，頓時下定轉系的決心。

原來男生是這樣定義女生，第一次感到男性眼光的暴力，它要求形塑女人，並有等第之分。

很快的我學會將自己裝扮成都市風女人，又交了一個頂尖時髦的朋友黛絲，我們一起轉入中文系。

中文系女生跟東語系完全不同，男生女生分開坐，比較像高中生，大多穿軍訓校服，男生坐最後一排，楚河漢界，女生安安靜靜，連走路都沒聲音，她們還穿高中白布鞋，男女生幾乎不交談不往來，聽說是大一一場激戰，讓男女變仇家。黛絲跟我不久就有新的封號，她是「第一高峯」，我是「第二高峯」，因黛絲喜穿四吋高跟鞋搭超短迷你裙，我則是頭戴綠色碗公帽，長直髮，身穿窄背心水兵褲，足蹬三吋高跟鞋，進教室遠遠地就聽到鞋跟叩叩的聲音，在同學眼中我們是只知打扮的壞女生，我又感受到中文系的眼光暴力，的確，我們翹課翹得一塌糊塗，轉系要補修學分，又有教育學分，加起來十幾門課，不翹才怪，我到台大旁聽外文系的課，也修政大西語系的課，修那麼多英文課，也不知要做什麼，反正英文好、國語標準是其時大學生的目標，我曾看見一個詩社社長因講一口台灣國語被恥笑。

轉系生本就被邊緣化，比我們更邊緣的是僑生，有韓國來的，越南、馬來西亞，我不知他們如何生存，他們完全打不進台灣圈子，課堂內外都講母語，記得一個馬來西亞僑生，浴後結一條沙麗，不斷談家鄉的吃，她的國語夠好，還能交到一些本地朋友。

我只是要逃開重貌輕智的東語系，完全沒準備好要當中文系女生，那些身穿長袍滿口鄉音的老教授，比過去的老師都要可怕與陌生，而那是七〇年代，鄉土運動已悄悄開鑼，大學生人手一本黃春明、陳映真、卡謬、沙特。校刊上的文章三分之一跟嘔吐與死亡有關，更多的是風花雪月。

如果我能自覺，進中文系是我的新紀元，從此跟它糾纏一輩子，也許我會收斂一點，但我覺得這裡只是暫時棲身之地，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我。

那是壞的開始，還是好的開始？

如今我站在講台上，看著台下的中文系女生，常想逃，一如多年前台下的我。

中文的十二堂課

轉入中文系我如魚得水，因為對深奧的飢渴，讓我對詩詞與義理等課程非常投入，但一樣在文字、聲韻、訓詁等課程上受到重挫，沒想到好不容易逃掉韓文系研究聲音從胸腔到口腔的變化等課程，到中文系還是逃不掉，韓文系的教室前面恆常掛著一張胸腔到口腔的剖面圖，現在又出現在中文系聲韻學的課本上，我感到既荒謬又錯亂。

後來我才了解，研究文字、聲韻、訓詁，主要是了解古人如何說話寫字，最後的目的當然是讀經與填作詩詞。經書也有好看的，〈學記〉、〈樂記〉、〈大學〉、〈中庸〉都很好看，最好看的當然是《詩經》，但這些對未滿二十的青春少女又太深奧了，《論語》尤其彆扭，教《論語》《孟子》的老師，一上課就寫板書，都是他自己發明的案語，我們得一字不漏地抄下，考試時再一字不漏背出來，錯一個字扣一分，同學有遲進教室